



· 凡 立 陳 ·

不知甚麼時候開始，覺得這個城市變得陌生起來，找不出一個可以銜接起來的頭緒，然而陌生中却又覺得有那麼一點畏却的熟悉，是那個頑皮的小學生在美術課時，注視着老師的花格子長裙，劃下來的縱橫交錯而稍微顯得雜亂的線條，它就躺在人們的腳下，車子的輪下，有被壓得緊聚着反抗的硬度，撕不開來的緊纏着。

神在這裏點了一點說：這裡該有個結。於是乎人們就叫它爲圓環。

坐在圓環的被沙塵漆過的欄杆下，愈看愈不像個城市，是個沒有織好的網吧！梭巡到這裡來，我已沒勇氣再踱下去。環視交流的人羣和車輛，自己倒像是剛吃過晚飯懷着十分滿足的心情出來散步的老年人，在事業上已獲致相當的成就，戴起老花眼鏡，嘴邊啣著烟斗，欣賞着一幕幕降下去復又升上來的人間笑劇，讓那一圈圈往上升的煙圈一層層的擴散進這原本迷茫的世界。一想到這裡，心就一直往下沉，心湖裡的漣漪瞬間變成滔滔巨浪。

「倪寧，你能不能改變一下你的作風。」高得平好像失去記憶力似的再三對我重復一句話，或許是他背得太熟了。對他的屬下再沒有其他的話好修飾他的威嚴吧？天曉得他不是從他的上司那裡學來的。我想不致於如此，要不然怎會從小小的職員升到主任？

「不能。」我似乎毫無考慮，也不需要考慮。

「上級已經對你表示不滿了。」他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見鬼，要不是他打小報告，上級只求事業騰達，鈔票大把大把的滾進來，那裡管你作風不作風的？到底人要升到甚麼時候才滿足？

「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不多爲自己想一想？」

「我有我的看法。」

「你總不能不爲公司着想啊！」

「公司？董事長到底要擁有幾部轎車，幾個女人才肯罷休？」

我今天也不知怎的，一股強烈的反抗意志不停的衝激着，到底是過不慣單調而又不是自己願意的生活。不幸的是天生一付直嘴吧，話到了唇邊都來不及修飾的講了出來。平常要是遇到這種情形，頂多自管自的埋頭做自己的事情，管他火得連座椅吱吱喳喳作響。

「倪寧，我警告你，董事長的事你少管。」這下子他的肝火已經把他的臉龐燒得由紅變紫，眼眶裡

一絲絲的血管織成一個紅色的網，氣得就好像我把他十八代祖宗的骨頭全部澆上熱騰騰的尿水一般。

「有什麼大不了的？像董事長那種黑心黑肺，以爲天下只有他需要養活父母妻子，別人就是全家都餓死在他門口也不管的人，早就該罵他十天十夜，罵得他抬不起頭來的，更何況又養了那一個太保兒子的，拿幾個臭錢好不干，成天混在流氓堆裡作威作福，殺人放火也有他老子替他撐個半邊天好讓他爬出來。那次駕車出了事，把人家十幾歲大的乖孩子給活活撞死了，請了幾個有「頭」有「險」的人出來講一講，賠個兩萬五千，就把寶貝兒子保了出來。難道，難道一個人的價值不及一輛只會在死的路上的走的汽車的十分之一或他太太的裝飾品嗎，無人道！」

我覺得我講這些話時已經不必再有所顧忌了，兩頰開始熱起來，是那來的一股勇氣？

「倪寧！你！你……好！好！好！既然這樣，我也不能再在董事長面前替你講話了。你這縮在硬殼裡的烏龜，也不伸出頭來看看，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並不是天天做你的白日夢，天天講你的理想、抱負，天天固執你的觀念就能活下去的……。」高得平從椅子上跳了起來，臉上罩了一個好灰好灰的斜。窗外的細雨被他的吼聲震得斜斜的跳在馬路上了。我打斷了他的話說：「算了，我替你說下去好嗎？！這個世界必須要狡猾奸詐，賣弄口

舌，瞞上欺下，才能保住個主任、課長的職位，才能塑個金飯碗。對嗎？去你的，我做我的夢，固執我的想法，頂多也不過丟了飯碗，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管得着！」

「話是你說的，咱們就走着瞧吧！」好恐怖的微笑，是冷笑，比科布拉多寒流還冷，說完，頭也不回的，只留下一股冷意，把門一甩就走了。好冷。

x x x

太陽不知何時已把覆蓋大地的金紗撤去，換來一副黑漆漆的面孔。真的有點冷了。燈火從四面升上來，汽車的魚眼睛直瞪視過來，我不忍心讓它看出我的迷惘，閉起眼睛，把頭埋在手掌中，再細數我那織襪了的網吧！不！該到那橋上走走，弄清楚這裡是臺北或高雄，我忘了，真的忘了。

橋下，流水不斷；橋上，水是死的。在臺北該是橋上橋下都有水在流動的。

x x x

對號快車上沒有喧嘩。我舒舒服服的坐下來，努力着嘗試去回憶自己爲什麼突然坐進來的。太模糊了，只知道我是從人潮裡進來的；

我沒有回到那令人煩悶的屋子裡，就這樣添進來的。回家吧？家是那麼地陌生，是陌生才想回來的？不知道。太多的不知道，使我缺乏勇氣再去想。舒服的躺着不是很好嗎？

這才發現，身旁靠窗的位置坐了一位小姐，只看到一頭秀髮披肩，深綠色的褲子緊綳着！褲腳少說有十吋大。看不到她的臉，但是，該是剛二十出頭才會趕時髦的。她是在看黑暗吧！是的，我也喜歡黑暗。

「對不起！小姐，請你暫時和我換一下位子，讓我看窗外的黑暗好嗎？」

「爲什麼？」她對我的突然發話露出不解的神色。我的心微微悸動，她那對大眼睛好蒼茫啊！

「因爲我愛黑暗。」我說。她的鼻樑好直。

「甚麼時候開始喜愛黑暗的？」

「她閃動着那一雙大眼睛，好蒼茫。」

「高中畢業那年吧？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知道那年是被黑暗噬食去的，我也因此愛上了它。」

「怎麼說的？」

「聯考沒有上榜，父親的失望。不談它了，小姐，請讓我看一下黑暗好嗎？」

「繼續說下去吧！」

「妳想知道什麼？」我的眼睛瞪着模糊的窗外。

「沒有再考？」

「沒有，本來我是想嘗試的，父親也贊成。但是，在家裡吃了一、兩個月的閒飯，又值家中經濟周轉不靈，父親的脾氣漸漸暴躁母親整天悶悶不樂。於是，我變成他們的核心，被罵得糊裡塗塗的。又是不爭氣啦，人家王先生的兒子一下子就考上了國立大學。又是呆在家裡吃閒飯啦，隔壁趙家的老三初中畢業就找事情做，兩三年來不知道爲他們夫婦省掉多少的操心。就這樣，毫無心情看書，日子就過得好黑好黑。」

「或許是老人家望子成龍太過急切吧！」她像在安慰我，但眼睛仍然很蒼茫。

「兩個月後，我離開了家，隻身上臺北找事做。我知道，父母渴望自己的兒子能早一天掙點錢貼補家用，而我自己也不想唸大學。我過不慣單調的生活，唸書更是單純得可怕。而且我喜歡用自己賺來的錢，看自己喜歡的書，很早很早以前就覺得靠別人的給予來生活太不舒服了，或許有點傲氣。那一段日

子一直與黑暗爲伍。請讓我看黑暗好嗎？」

她站了起來，我很快的移過去，眼睛往玻璃上貼。我看到了，那不是黑暗，黑暗是不會擁有燈火的，但窗外却遠遠近近的飛躍着許多燈火。我說：

「那不是黑暗，黑暗是看不見

的嗎？」

「是的，尤其是記憶裏的黑暗。」她坐得筆直，長髮垂到胸前，兩眼出神的注視正前方，她那挺直的鼻子和美麗的曲線特別顯目。

「那年年底去當兵了，入伍後才開始懷念黑暗的。站崗也好，行軍也好，我總喜歡在夜裏。但是，我一直沒有看到，甚麼都沒有看到。」

「軍中生活該使你忘掉一切吧！」

「不！表面上的快樂是抹不去心中的鬱悶的。只是，我在軍中兩年看了不少書，書中的知識使我更遠離大眾，也更遠離我自己，我變得喜歡沉思、談理想、談抱負，與擁有自然的反抗心理。我也和弟兄們上過綠燈戶，他們說這才正常。」

「我偏着頭對他說。她好似在想些曾放在記憶裏的事，是想綠燈戶？」

不！絕對不是。但我提到綠燈戶時我們都覺得不太自然却是切切實實的。

「戀愛過？」她偏轉過頭來問，頭髮就那樣掙呀掙的。

「沒有。但有過一個女朋友，知道吧！我是說女的朋友，我和她很好，我始終把她當做很好的朋友，但是，她却認真起來了——」

「倪寧，人家都說我們會結婚，你呢？」

「不，不可能，我們是朋友，不能結婚。」

「爲什麼？」

「我怕結婚，我怕失去我已擁有的某些友情。不結婚甚麼朋友都可以交往，一旦結婚後就失去權利了。」

「難道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喜歡？我喜歡我們一直這樣做個很好的朋友，甚麼事情都可以互相商量，互相幫忙，不是很好嗎？」

「你，你騙我，你一直在騙我，其實你一點也不喜歡我！」

「騙妳？難道，難道兩性間除了結婚外別無他路可尋嗎？尤其是青年男女，他們談甚麼戀愛，那在末成熟的心靈中只不過是互相利用來

滿足自己的空虛而已。那不是愛，那只是對美好事物所產生的醜惡的擁有慾。」——

就這樣，她離開了我，或許帶走一把熱淚盈眶吧！

「怎麼？你流淚了，到底是一個珍惜友情的人。每個人都有他令人感動的故事。」她眼底的蒼茫慢慢可以看出有某些東西在動着。頓了一下，繼續說：

「但是愛情這份微妙的情感並不是每個人都能下定義的，它是發生在男女之間的，只是大部份人已經對它誤解，所以很多人碰到異性就啞啞不能出口。你呀！有沒有忘了下車？」

「不知道？」

「已經到高雄了，我住高雄。」

「我也住高雄。」

「我在臺北唸書，回來渡假的。」

「我也是——不！我不是，我被公司革職了，是退伍後找到的一家

公司，父親曾高興了一陣子；現在搞壞了。是想到父親的笑容才回來的，可是，父親的笑容是否還在？」

「以後怎麼辦？」

「這是我的住址，有空來和我聊聊。」她從皮包裏拿出一張紙來，寫了中正四路一九八號方若蘭，我接過來說：

「我會的。」

「你呢？我是說你的姓名呢？」

「倪寧。」

「泥濘？再見！泥濘？」

喇叭褲掃呀掃的，她鑽進計程車內。

「再見！泥濘！」「再見！方小姐！」

她搖手，在車內。我也搖手在車外。於是計程車向馬路上噴了一口氣，駛進晨曦中。

x x x

我從橋上走下來，整個椅子也

休想摸得着天的，爲什麼叫天橋？有點冷了，把頭縮得緊緊的，外套的領子遮過了半個頭。

——你這縮在硬殼裏的烏龜。從清晨蕩到現在，還要繼續蕩下去。好冷！是高得平的笑還是父親的？

——這麼大年紀了，該不能再依賴下去了吧！最少，該賺個錢養活自己了。

願你好運，下次回來不再

父親嗎？父親正睜着大眼睛我。不！母親垂頭喪氣的不停嘆息着。不！父親。不！母親。原諒我吧！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存心和你們過意不去，我，我，好冷。

天上有第一顆星星從那濃濃的黑後面眨呀眨的，好黑好黑，

——甚麼時候開始喜愛黑暗的？

汽車那刺耳的煞車聲音，到底發生甚麼事了，我回頭一看，有那麼多的眼睛一直在逼視着我。不！不要那樣！

——或許是老人家望子成龍太過急切吧！

——你總不能不爲公司着想啊！

——你，你騙我，你一直在騙我。

——這是我的住址，有空來和我聊聊。

會的，我會去的。因爲只有妳給我想到甚麼就講甚麼就做甚麼的權利。妳的大眼睛好蒼茫。會的，我會去的。但是我現在要做一些事情，我很忙，有一天，總有一天會去的，中正四路，那寬濶美麗的道路。

我記不起我去那裏的目的了，我從市政府後面出來，再回到灰蒼蒼的街上來，不要看，燈火們請你們閉起眼睛吧！我愛黑暗。

我記不起我去那裏的目的了，我從市政府後面出來，再回到灰蒼蒼的街上來，不要看，燈火們請你們閉起眼睛吧！我愛黑暗。

我記不起我去那裏的目的了，我從市政府後面出來，再回到灰蒼蒼的街上來，不要看，燈火們請你們閉起眼睛吧！我愛黑暗。

我記不起我去那裏的目的了，我從市政府後面出來，再回到灰蒼蒼的街上來，不要看，燈火們請你們閉起眼睛吧！我愛黑暗。

我記不起我去那裏的目的了，我從市政府後面出來，再回到灰蒼蒼的街上來，不要看，燈火們請你們閉起眼睛吧！我愛黑暗。